

LIFE AND YOUTH

人生与少年

神奇的树

〔美〕杰克·盖洛韦著

朱曾汶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神奇的树

〔美〕杰克·盖洛韦著

朱曾汶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徐海燕

人生与少年系列

神 奇 的 树

[美] 杰克·盖洛韦 著

朱 曾 汶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庐江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25 插页：1 字数：50,000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5400

定价：1.60元

ISBN 7-5396-0536-7/I·472

主编寄言

说它是漫长的也罢，说它短暂的也罢，人总要度过自己沉甸甸的一生。如将人生比作赛程，那就该有一道起跑线；如果比作旅行，那也应该有个出发地。这起跑线和出发地不是人呱呱坠地的那一刻，也不是混沌未开的婴儿期和色彩斑驳的童年时期，这些时期虽然也是那样地重要和复杂，但人在这时并不能把握自己，他是完全被动而不是自觉的。这只能算作未来的赛程或旅途的准备，真正开始自己人生的，是每个人的少年时代。

少年正处于自己的一生的转折期。他的目光开始由混沌变得清晰，他的生活由被动转向主动（因为得不到更多的主动，所以生活中充满无数琐屑的抗争）。少年的心理最丰富最活跃，但也常常是尴尬的，难以言喻的。

少年最容易爆发人生的激情和自豪感，容易因一时的成功而踌躇满志，目空一切，但也最易于灰心失望，自惭形秽，因为在一刹时发现了自己的狼狈而终日抬不起头来。那颗日渐蓬勃地饱胀起来的少年的心，催促着他同外交界交流，而他又是那样地不善于交流，不懂得怎样一种交流才是正常而不过份的，才不至“犯规”（因为人们再也不会把童年时代所易得到的那种宽容还给他们了，今后的人生将布满看不见的荆棘）。他们感到了孤独和惶惑。他们正开始走一生中最关键的几步路，但脚步是不和谐的……

有什么办法呢？每个人都是从这样的时期走过来的。不管是当今的伟人，是显赫的名流学者，或只是一名幸福或不幸的家庭主妇，谁都要走过那样一段不和谐的路。

我们当然也有过那样的时期，至今还对那时各自的经历充满无限的回味和慨叹，并因此迷上了写作的生涯，在自己的创作或评论中总也脱不人生与少年的旋律。同时我们也不无忧郁地观察着今天的少年朋友，盼望他们能顺利地走过这片充满着美丽的青春色彩、同时又处处充满着不和谐的泥泞的芳草地。我们知道少年人需要最知心的朋友。当身边缺乏这样的朋友时，书也许可以成为最好的替代物。书店里的书虽然琳琅满目，专为少年人准备，让少年人从中接触世界、品尝人生的，

却并不多。为此，我们着手编起了这样一套名为“人生与少年系列”的小丛书。

丛书将向大家推荐世界各国近期发表的、以少年为主角的优秀作品；丛书还将包括中国作家撰写的少年小说与散文、传记、报告文学等，并将郑重推出与几本与少年真诚交谈人生况味与人生体验的书。希望它们能得到少年朋友的喜爱。也希望象我们一样，对已逝的少年岁月满怀回味和感叹，并亲切地关注着今天的少年人的成年朋友们，也能爱上这套小小的丛书。

1990年6月，于上海。

没有人真正喜欢詹姆斯，他是一个秉性木讷的人，没有什么才能或教养，唯一的本领是开汽车，这种本领使他好歹当了汉密尔顿·凯恩的司机，为凯恩家开车并照顾好三辆高级大轿车。

严格地说，詹姆斯并不是凯恩家雇用的。他的工资是得克萨斯州最大的联合公用事业公司支付的，凯恩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詹姆斯则是运输科的一个雇员。运输科有五架喷气飞机和一百七十七辆汽车以及十来个飞行员和相当数量的司机。

凯恩挑中詹姆斯做私人司机，主要因为詹姆斯是个细高挑儿，穿了司机制服显得十分神气。外加詹姆斯干事巴结、唯命是从，又是住在凯恩家巨大的车间上面的一间小屋里，差遣起来十分方便。詹姆斯的差使是每天早上送凯恩的独生子小凯恩上学，下午三时半接他回来。詹姆斯唯一的嗜好是玩电子游戏，所以他每天总是提早一小时把大轿车开出凯恩家豪华的住宅，到附近一

家新闻社的大厅里去玩上几盘电子游戏，然后再开车去接小主人。这样的日子一连过了三年，倒也逍遥自在，好不快活。

然而，快活的日子不会太长，不测的事件终于发生了。

这是九月里的一个下午，天气炎热，詹姆斯照常开车到那家新闻社去玩电子游戏。他运气很好，又让他免费多玩了几盘。当他乐滋滋地离开新闻社，走上大街，折入一条小路，准备去开他的轿车时，冷不防横刺里窜出一个人，把一支手枪对准他的脑袋。

“对不起，朋友，”拿枪的人说。“乖乖地照我说的做，否则叫你脑袋开花！”

“你，你要我做什么？”詹姆斯结巴地问。

“第一，拿这个东西把你的嘴封上。”那人递给詹姆斯一条二指宽的胶布。

詹姆斯依言把自己的嘴用胶布封住。

“第二，到汽车后面去，把衣服脱下来！”

詹姆斯脱衣服的时候，从眼角里瞥了一下拿枪的人。那人大约一米七十个儿，身体粗壮，一头卷曲的黑发，嘴唇上面留着两撇小胡子，年龄在四十岁左右。

那人并没有把自己的容貌伪装起来，也没有把枪做出特别恐吓的姿态，而干脆是听其自然。不过他戴着手套，以免留下指纹。

“转过身，把手放在背后。”等詹姆斯脱掉制服，只剩下一套内衣裤时，那人又说了一句。

詹姆斯转过身，那人迅速地用一根粗绳把他发抖的双手牢牢缚住，喝道：“躺下！”

詹姆斯点点头，吃力地蹲下身，扑倒在地上。那人又拿另一根绳把詹姆斯五花大绑，看上去活象马术表演场上一头被捆得结结实实的牛犊。

完了以后，那人从詹姆斯的裤袋里摸出轿车钥匙，开了车门，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掉，扔在轿车里，再把司机制服穿上。穿司机的外衣真不容易，因为他的身体比司机魁梧得多，他费了好大劲儿才算把扣子扣上，裤子却怎么也套不进，他只好把自己的裤子又穿了上去。

诸事定当，他向躺在地上的人看了一眼，嘴角露出一个讥讽的微笑，说道：“千万别声张！”说罢，他就跳上轿车，一踩油门，车子一溜烟朝小凯恩就读的学校方向开去。

小凯恩就读的学校座落在一个茂密的松林里，松林的一端向西延伸到得克萨斯州赫赫有名的大丛林。这所学校，是该州收费最昂贵的学校之一，校门上没有什么标志，外人不会知道这是本州最富有人家子弟就读的场所。

这小凯恩今年十五岁，长得眉清目秀，在青少年社交场合很受欢迎。但因为还不到十六岁法定驾车年龄，

所以每次外出，比方看牙医或打网球什么的，都要司机开车接送。

这一天，放学铃声响过以后，小凯恩在更衣室里和同班同学伦德尔谈话，伦德尔说：“上周末你没来我家真可惜，我爸爸给我买了一套飞靶，我们几乎整个星期六下午都在牧场里，好玩极了，枪托把我的肩膀皮都擦破了。”

“我要是对谁都不说自己跑来就好了，”小凯恩回答，“家里人谁都不关心我！”

小凯恩清楚地回忆起大前天他要求妈妈让他去伦德尔家牧场过周末的情景。

“妈妈！妈妈！”那天他回到家里，把书包往沙发上一扔，就忙不迭地喊叫起来。

“我现在正忙着，”凯恩夫人回答。她正在客厅里和一个陌生男子交谈。

“对不起，妈妈，我要和你说一件事。”

对于儿子的迫切心情，妈妈无动于衷，相反她指着那个陌生男子说：“这位是我们新聘请的装饰师，他要在你爸爸和我去墨西哥旅游时把客厅和餐厅重新装修一下。我们有好多事要做，可时间来不及了。”

“可是，妈妈，我有一件事。我的同学伦德尔约我到他的牧场去过周末，我可以去吗？”

母子俩面貌十分相似，两人都是金黄头发，五官都

很细小端正，主要的不同在眼睛。母亲的眼睛是绿的，冷淡呆板，儿子的眼睛是蓝的，眼神能从柔和变为凶狠。此刻他眼中正冒出怒气。“妈妈，求你啦，今晚我一定要给伦德尔回音。”

“我对你说过我正忙着。”妈妈不耐烦地回答。

“这事以后再说吧。谈话到此结束。”

“不，没有结束！”儿子嚷道。“我要到伦德尔家的牧场去过周末！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去。我去对爸爸说！”

“你爸爸出门了，晚上才回来。”

“他老是出门，从来不在家！”孩子气愤得尖叫起来。“我还是没有爸爸的好！他在哪里？我知道他会同意我去的！”

“你太放肆了，”妈妈面孔变色了。“请你马上回自己房间去！”

小凯恩怒冲冲地出了客厅，在厨房里找到一罐可口可乐和一袋炸土豆片，拿回楼上自己卧室，在窗前坐下，一边吃一边往窗外望去。从他坐的地方能望见车道和车间的全景。

当土豆片快吃完的时候，小凯恩看见司机詹姆斯从车间楼梯下来，向轿车走去。小凯恩急忙奔下楼，大声喊司机停车。司机诧异地看着小主人打开车门，钻进了后座。

“你到飞机场去接我爸爸吗？”小凯恩问。

“是的，”司机回答。

“我跟你一块儿去。”

“遵命，少爷。”司机表示同意。

小凯恩是这样想的：既然母亲对他去同学家过周末的事置之不理，他至少可在从机场到家中的路上向他父亲提出要求，轿车越接近机场，他的心情越焦急。他真心期待着和父亲作一番贴心的交谈。

小凯恩站在联合公用事业公司的私人飞机库前，看着那架公司自备的飞机着陆。当公司的巨头老凯恩跨下飞机时，他急不可耐地迎上前去。

老凯恩身高一米八十，穿一套做工考究的淡灰色西服，手里拎着个公文包。他一眼看见儿子，非但没有表现出做父亲应有的快乐，反而大吼一声：“你来干吗？”

“我来接你，想在回家路上跟你谈谈。我以为这是个好当口。”小凯恩怯生生地回答。

“你想错了！我在回家路上有许多工作要做，没有闲功夫跟你胡搅。明白了吗？”

小凯恩听了这话，恨不得转身就走。但他强自忍住，垂头丧气地钻进汽车，坐在司机旁边，整个回家途中再没开一声口。

晚餐席上也同样笼罩着不欢的气氛，第二天早上老凯恩夫妇离家时，没有依依惜别的心情，甚至没向儿子

多看一眼。

老凯恩夫妇的全部人生哲学就是敛财和享乐。夫妇俩难得也带孩子出外旅游，每年为他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但是从来不把孩子的真正需要放在心上。在初中的时候，小凯恩以参加夏令营为最大乐趣，但如今他是高中一年级生了，长大了，他渴望的是大人的陪伴和指导，而不是童稚的游戏。他正在变声，上唇正在长出柔软的茸毛，他需要有人拿这个和他开些亲切的玩笑。他需要看橄榄球赛和棒球赛，吃爆玉米花和红肠面包。可他从来得不到这些，相反，他有的是高档立体声收录机、彩电和录像机。他有一切奢侈的享受，但从未有过真正的父亲。

当小凯恩从记忆回到现实的时候，伦德尔已经离开了。大轿车正在老地方等他，但是司机已不是詹姆斯，而是那个持枪的绑匪。对于绑匪来说，以后的几分钟是最严峻的考验。他从开学以来每天都来侦察，知道轿车总是停在什么地方，小凯恩从轿车哪一边上车，轿车在哪里拐弯。这一切他都了如指掌，但是轿车里面发生些什么，他就不得而知了。司机跟少爷说话吗？相互打招呼吗？万一露出了马脚就前功尽弃了。

“喂。”

小凯恩刚回忆过那不愉快的一幕，气还未消，因此连眼皮也没向司机抬一下，只随口“喂”了一声，就从

开着的门上了轿车，砰的一声把门关住。这一声“喂”真是救命菩萨，太容易应付了。绑匪光是点了点头，他认为一个有礼貌的仆人八成会这样做的，随后他就把车开出了车道。

开了一公里，轿车一个急转弯离开公路，钻进树丛里停住了。小凯恩正在埋头看一本作业，没有察觉这个出其不意的变化，等他突然察觉的时候，绑匪已跳上轿车后座，把他的双臂紧紧抓住。由于袭击突如其来，再加上那男子足足比孩子重六七十磅，因此孩子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嘴就已经被胶布封住，手脚也被绳子捆住了。

“现在听好，宝贝儿，你要跟我去兜一会儿风啦。”绑匪说。

作为回答，小凯恩企图用膝盖顶绑匪的下身，可是腿被捆住，使不出劲。

“再不安份，小饭桶，我就要让你脑袋长出一个大包。明白吗？”

小凯恩的蓝眼睛里冒出仇恨、憎恶和复仇之火，似乎在说：“你敢这样做，就将后悔莫及！”

“好吧，宝贝儿，我们来举高高儿。”

绑匪把小凯恩拖下车，把他象一袋土豆似的高高地扛在肩膀上，向一辆早就等在那里的小汽车走去，孩子拼命挣扎，但无济于事，很快就象司机詹姆斯那样被捆

结结得实实。这还不算，绑匪还用一个大帆布袋把他从头到脚套上，把袋口扎紧。“现在舒舒服服地享受吧。”绑匪说。

从漆黑的帆布袋里，孩子听见汽车后门砰的一声关上，接着车就开动了。他竖起耳朵想听清楚各种声音，以便将来能为查明绑匪的去向提供线索。可是他听见的只是车胎在路上的沙沙声以及时不时从旁边驶过的重型卡车的隆隆声，偶而也感到车因为遇到红灯而刹住。所有这一切对于警察都毫无用处。

不过，小凯恩肯定感受到的是右腿肚子不住抽筋，还有就是无限恐惧。抽筋倒还好办，他在帆布袋里尽可能挺直身子，放松腿部肌肉，然而恐惧却无法克服。他首先担心会在帆布袋里闷死，其实帆布袋质地很松，足可让他透气。另外一种恐惧要可怕得多：他会被杀死吗？会变成残废吗？

也不知行驶了多长时间，道路变得崎岖不平，车速明显减慢，表明汽车已离开公路，进入一个隐秘处。汽车最后停住，绑匪跳下车，打开后门，把帆布袋里的男孩扛在肩上，走了一段路。当最后被放在地上，帆布袋拿掉时，小凯恩发现自己已置身在一个活动房子里。这种房子是人们旅游时露宿用的，装有轮子，由一辆小汽车牵引，里面有各种生活用具，有水电设备，甚至还有卫生间。房子和汽车都是墨绿色的，在茂密的树丛里，直升

飞机绝对发现不了。

绑匪俯身把孩子嘴上的胶布撕掉，又用小刀把孩子身上的绳索割断。

小凯恩慢慢地伸伸腿，揉揉肿胀的腕关节，喃喃地说：“你，你要杀死我吗？”

“不，”绑匪嘴角露出一个习惯性的讥讽的微笑。

“我才不杀死你呐。”

“我，我要撒尿。”

“请吧，就在那边。”绑匪用手向活动房子底部的一扇小门一指。

小凯恩进了卫生间，把门关上，琢磨从小窗脱逃的可能性，但立刻断绝了这个念头。他伤心地哭起来，眼泪从面颊滚滚而下。疲劳、恐惧、忧虑，种种可怕的念头紧紧地攫住他，他终于支撑不住，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了。

绑匪在外面听到响声，一脚把卫生间门踢开，看见孩子倒在地上，立刻上前把他抱出卫生间，放在床上，说道：“好好睡一觉，明天就没事儿了。”说罢，他拿出一副手铐，一只把孩子的右腕铐住，另一只铐在床头一根从地板笔直通到天花板的钢柱上。这根钢柱仿佛是专门为这个目的而竖在那里的。

坏蛋！他要拿我怎样？小凯恩慢慢醒来，心里暗忖。但愿我能杀死他！无比的恐惧以及对绑匪的强烈仇恨，使他脑中充满种种怪想。然而，日间经受的极度痛

苦摧残了他的稚嫩的身体，他终于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对于小凯恩来说，这是个漫漫长夜，充满了恐怖。

由于右腕戴着手铐，他无论多么想翻身也翻不过来。不知什么时候，他的鞋已被脱掉，这使他两脚好受些，于是他干脆用一只手把袜子也脱掉。他浑身冒出汗臭，这使他不禁想起了家里装空调的卧室以及香喷喷的睡衣和床单，心中更是把绑匪恨得要死。

迷迷糊糊地，他听见一个刺耳的声音——先是响亮，然后逐渐拉长，活象一把粗齿锯在锯木头。原来是绑匪在他旁边的吊床上打鼾！

为了驱除杂念，他拼命回忆自己小时候在山间过夏令营的情景，在那些迷人的夜晚，天气再热，他也总是睡得甜甜的。

嗨，嗨嗨，嗨，嗨！

一个突如其来的叫声使他从床上直坐起来，可手铐的链条猛地把往后拉。

嗨，嗨嗨，嗨！

声音又来了。这是什么声音呀？

叫了两三声以后，他终于听出这是一只猫头鹰的叫声。这表明他被禁锢在树林深处，现在这一点是无可置疑了。其他各种夜声更怕人。有几次他听见远处一对草原狼在嗥叫。他在夏令营里也听见过狼嗥，每次总是